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十二笑 第四笑 快活翁偏惹憂愁

無情不是英雄漢，癡情笑把身軀換。 世間豈少癡情人，拈將傍樣憑君看。
看時莫認說荒唐，迷魂湯內清。

自古云：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須曉得吾輩二字，原○那風流倜儻趣不凡的一等人，說如今有○○戀色者，開口把這兩句掛個招牌，卻不知此○○受非吾輩所好，吾輩所好大與此輩不同。就把吾輩所好的意味，細說與此輩聽。此輩究竟是門外漢，怎能會得「情鍾」二字之妙？況情鍾妙處，原不單著意在女色一件，也有情鍾山水的，尋幽探勝，自得山水間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鍾高隱的，侶樵問牧，自得高隱中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鍾詩酒的，青蓮一斗百篇，伯倫荷○便埋他，自得詩酒之快活也；也有情鍾朋友的，如稽康千里命駕，龐公望衡對字，相慕相親，李卓老常雲，此天下極活的事，所謂以朋友為性命者是也。還有那情鍾死後的，如曹孟德車過腹痛，徐孺子炙雞絮酒，感慨悲思，見得吾輩意氣真誠，不比那悠悠汎汎薄情之輩。至於女色一件，難道古往今來的人，個個是道學先生，不在此中著腳，不曉得其中情趣的麼？譬如孔夫子是個大聖人，也說道吾未好德如好色，若非深於鍾情者，不能說得如此透徹，就是○○面開章使詠文王之慕悅后妃，說到寤寐永之輾轉反側，描寫其鍾情景況，千載如見，若非吾輩○○，能描寫得如此親切有味？昔王山人也，曾有○○吾輩人方能有此情此景，必吾輩人，方能說得出此情此景。細思其言，始知「情鍾」二字，斷非偷香竊玉、迷花戀色的一班輕薄少年，可以混入吾輩中漫然稱風流倜儻者。

且還有一說，吾輩中的胸襟，只在「情鍾」二字內討個快活，並不在「情鍾」二字個執著，討個憂愁。所以情到快活處，常自瀟灑，就是情到憂愁處，偏會擺脫依然，原自瀟灑，再不被情之所縛，蹙著眉尖，唱個害相思這遭。故得超愛河，渡苦海，證聖情羅漢的正果。如今又有人議論道：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，憑他蓋世好英雄，都為著一情難斷，惹起憂愁。」究竟這種憂愁，原從那快活中來，不曾打破得迷戀關頭，所以便不能夠瀟灑。只看楚項羽和著虞姬，歌舞夜宴，何等快活，及到烏江分手，慷慨悲咽，乃歌曰：「虞兮虞兮奈若何」，一條猛漢，競葬於憂愁之中，豈不可歎？又看呂布在鳳儀亭上，遇見貂蟬，何等快活，及○○相看，忽然想到相見難為情思也，何似當初○○如虎如狼的漢子，也不能割斷憂愁，豈不可笑至極？漢武帝雄才大略，不免眷戀一李夫人，哀思○○，使李延年作歌曰：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只為執著了「情鍾」二字，偏受了無數憂愁。更有魏武為一世之雄，到臨死遺令云：「以吾妓妾皆貯銅雀台上，張設六尺牀帷，月朝十五日，俱令向帳作伎。」卻被王子敬笑道：「聲伎之樂，正自快活，但亦何與死者事，而猶戀戀？」以上諸公，只可謂之情癡，總來算不得情鍾也。只可謂之英雄一輩，總來算不得吾輩。可奈世上人，算不得吾輩者多，識得吾輩者少。非但沒有吾輩中人，並這英雄一輩鍾子，斷絕已久。只有幾個迷戀庸夫，沉溺於愛河苦海，被那情之一字，顛倒簸弄，再沒個回頭認岸者。又豈不可憐？

如今在下且說一樁迷戀故事，喚醒世人。譬如撥開黃霧，指見青天，使癡情漢子，個個心下豁然，再不認賊作子，走錯路頭。也是吾輩度世熱腸，非但以妝點丑腳色，博人一笑也。

卻說天啟年間，東粵有個國學生，姓蒙名棟，表字丹秋，卻有鄧通之財，但乏江郎之筆。娶同郡晏員外之女晏佛奴為妻，姿色平常，性懷妒嫉。有個從嫁○女，○喚小蠻，年方一十五歲，生得：

嬌同乳燕，豔比天桃，輕盈無力實難描。常恐風吹去了，更魂銷，嫣然一笑把人挑。情在眉梢，又在眼梢。

小蠻雖是雛兒，卻已早懂情趣，每日在房中伏侍，會說會笑，打動人心。蒙丹秋又是一個色中餓鬼，雖有了妻房，不免得躑望蜀，思想也要收在監生戶上，只背著晏佛奴的眼，便去勾其頸，親其嘴，捏手捏腳，面般戲弄。就是粗蠢丫頭，尚且饒他不過，何況有情有竅，美貌風騷，我不偷他，他必想偷我者，分明嫩滲滲，香噴噴，一塊好羊肉，常擺在口邊，持齋的也要咽唾，貪嘴的，怎禁得不圖一個美飽？但是蒙丹秋和著小蠻暗地裡打得火熱，可奈晏佛奴刻刻留心，不時呼喚，日裡緊隨身伴，夜間鎖閉廂樓，監生娘娘的關防，賽過風憲衙門，約束森嚴，不容分毫疏漏，只少個地方起夫敲梆○緝，拘管得蒙丹秋如頑童遇著○○個放鬆之處，容其走動。

千思百計，一日，托言○○席，夜半方歸，意中只道佛奴必已先睡，小蠻必定守候在房，悄悄從窗隙在窺探，果然見羅帳已垂，小蠻伏幾而待。蒙丹秋私喜機會可乘，輕輕推進門去，殘燈半滅，並不見佛奴做聲。便去揭開羅帳，捱到枕邊，佛媽鼾鼾熟睡，若不知覺。蒙丹秋隨做個金蟬脫殼，離了臥榻，吹滅燈火，急忙上前去，摟定小蠻，一隻手伸到褲中，撫其玉戶。花蕾方吐，光潤可愛。小蠻也假裝睡熟，任其撫摩。此時蒙丹秋慾火如焚，也顧不得驚醒夫人，把小蠻抱起，忙去退他衣褲。方要把翹然者入穴，勇往直前，未防後患。那知晏佛奴許睡在牀，伏聽詳細。赤身趕上，不由分說，揪住兩個情人，亂咬亂抓。蒙丹秋口中但喊道：「不干他事，通是我。不干他事，只難為我罷。」晏佛奴也不開口，惟有咬定牙關，要拼性命。蒙丹秋不捨得小蠻受累，挺身遮蔽。可憐血流至踵，體無完膚。堂堂國學生，恰像將軍戰敗，血染征袍。已情願向轅門拜倒，其如女魔王之殺氣沖天，不肯納降也。左衝右撞，晏佛奴直弄得氣力怯，○○手。小蠻急忙扯上褲衣，一溜煙躲往廂樓。蒙丹秋抱頭鼠竄。等不及天明，在黑暗中逃奔，躲到丈人家裡，告求晏員外，要他與女兒講個免提分上。

晏員外○○女婿苦苦央及，只得步到他家。見女兒正在那裡拷打丫頭，乃上前解勸道：「這也原非丫頭之罪，通是你丈夫酒醉輕狂，居上不正，聞你昨夜已徹治一番，他自知獲罪不小，今早急而求我，我本不欲與他講情，見其血肉淋漓，倉皇無措，恐處之太甚，男子心腸，怎能保其無變？若到改變地位，放於禮法不服鈐束，那時連我做丈人的，就難以周旋了。不若乘其畏罪之日，念其初犯，姑開一面。待我諭其歸家，歡好如初。那丫頭之應否去留，一聽汝之裁奪，亦不必深求樸責。況汝身懷六甲，分娩將近，宜自愛惜，斷不可過於惱怒，以貽我老年之憂。」晏佛奴性雖嫉妒，事父至孝，見了員外特來解勸，乃回嗔作喜道：「爹爹嚴命，敢不遵依？既係酒醉，孩兒只索丟手罷了。但他起了此念，這個賤人斷難留在身伴，乞爹爹作主，快把他來轉賣，以絕禍根。」晏員外道：「轉賣之說，極為妥當，但賣○○易，討則甚難。目下分娩，不可無人伏侍，且待過了○期，從容尋取一個誠實婢女，然後將他轉賣，未為○○也。」晏佛奴道：「爹爹之意，無非憐惜孩兒無人伏侍，○欲暫留，孩兒自該仰體親心。只恐有不體諒的，未必不乘孩兒分娩時節，無人管束，恣其狂蕩，那時看不上眼，難道再與他動氣不成？所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爹爹可保得他沒有此事麼？」晏員外笑道：「自古云：官不保人，私不保債，這樣恩情債，卻也難保。你若畢竟慮他一著，你自做主轉賣，我也不好曲勸權留，討你異日埋怨。」晏佛奴見父言有些不樂，便改口道：「留他伏侍孩兒，是爹爹一片慈心，若有埋怨念頭，可不逆了天理？總之依著爹爹主張，孩兒再不敢多講了。」話猶未畢，佛奴不覺幾陣腹疼，皺眉蹙額，慌得晏員外忙去請穩婆，又去喚女婿回家看視。不想胎氣因惱怒觸傷，氣逆上升，腹疼了三晝夜，才得產下。佛奴痛得死而復甦，蘇而復暈，奄奄一息，不省人事。日間晏老常來觀問，夜間止有蒙丹秋和著小蠻相伴。

烈火乾柴，聚做一塊，又喜天假機緣，佛奴因血○○，惟有閉眼昏臥，不比前番詐睡。蒙丹秋乃得放○○事，小蠻也全不推辭，雙雙到廂樓榻上，大家脫○○光，蒙丹秋提起小蠻雙股，放在肩上，將陽具拭○○進。小蠻負痛而迎，「阿呀」一聲，眉尖一鎖。蒙丹秋淫興甚濃，忽而淺抽，忽而深入，玉戶之中，汨汨有聲。小蠻此時已入化境，但見喘吁吁叫「阿呀」不止。蒙丹秋復緊勾香頸，啞其舌尖，美津透骨，遍體酥麻，不覺一泄如注，露傾花心。方正在銷魂時候，猛聽得佛奴嗽響，急忙鳴金歇戰。小蠻以手緊抱其腰，花枝顫動，口中只管叫「阿呀，好冤家」。蒙丹秋驚弓之鳥，只得舍之而去。悄立牀前，探候佛奴聲息。

妙哉，天下婢女，誰有如小蠻之有情有竅者乎！即看其幾聲「阿呀」，各有一妙處，各有一種可愛可憐，打動人心處。起初，負痛而不敢言痛，勉強承受，禁不住叫聲「阿呀痛也」，不敢不受也，情之至也，可憐也。中間得趣，而忘其痛，捨身迎合，兩意

綢繆，又禁不住〔下殘，約缺兩百字〕不忘也。再說小蠻自破天荒之後，倍加騷豔，不拘時候，常與蒙丹秋開場大戰。約有半月，放膽快活。卻因佛奴身子日漸強健，蒙丹秋漸生畏懼，只好抽忙捉空，略嘗其味。當時吟詩，感歎云：

得趣方新正欲偷，無如牀虎病將瘳。

風吹鐵馬疑呼喚，不敢雙雙上小樓。

常言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」究竟挨肩探背，傳情送意，不時露出馬腳，被晏佛奴冷眼瞧破。猝地請晏員外到家，細將此情告訴，便喚小蠻隨著父親回去，尋媒轉賣。蒙丹秋惟有暗中垂淚，不敢則聲。那時小蠻匆匆出門，不容敘別，遂大哭而去。正是：

生離死別，肝腸痛殺。

兩眼睜睜，有話難說。

蒙丹秋為著小蠻一去，含恨在心，夫婦相處，□□情而已。晏佛奴見丈夫情意冷落，明知因小蠻□□，有時泣訴其父，有時抑鬱自悲，產前動怒，已種□□，產後憂傷，變成勞瘵。朝涼暮熱，形容□羸。不上一年，嗚呼哀哉。死之日，蒙丹秋亦不十分痛惜，其所痛惜者，惟有小蠻不在跟前，且去後杳無音信，不知下落，時時掛念，各處尋訪。又私自去體問晏員外家人，據雲已賣與徽商為妾，帶到臨清去了。若不信時，現有媒人可問。蒙丹秋隨去問那媒人，其言與前相合，禁不住淚如雨下。妻死不哭，偏哭婢子之遠離，磚兒這等厚，瓦兒這等薄，癡情哉蒙丹秋，然天下之為蒙丹秋者，正不少也。只因癡情感溺，眷眷不忘，小蠻雖別抱琵琶，蒙丹秋卻望重圓破鏡。自從喪偶之後，也有人勸其續娶，也有人勸其討妾，蒙丹秋俱執意不允，連伏侍的丫鬟不用一個在房中，日常使喚，無非一二蠢僕，甘心做個寡丈夫。

有個相知朋友問他道：「你正在壯年，何苦這等寂寞？不想尋個佳人作伴？」蒙丹秋道：「縱有絕世佳人，怎得有小蠻的情意？若□□不得與他重諧魚水，寧可一世鰥居，誓不另□。□說罷，便嗚嗚咽咽，哭將起來。朋友們傳做笑□，□他起個雅號，叫做「癡蒙秋」。誰知蒙丹秋果然想□□立意，要到臨清去找尋小蠻蹤跡，把家業盡托與兄弟掌管，隨身帶了二三百兩盤纏，跟了一個伴當，在人前只說要到北京去坐監，其實坐監是個借名，尋婢是其本意。一主一僕，輕裝就道，風餐露宿，約有兩月之程，得抵臨清地面。真個大碼頭去處，風景自是不同：

碓分東魯，地接高唐。稱四方之都會，踞京國之咽喉。舟車駢集，商旅羅藏。美哉，太公之腸履；富矣，南翼之州邦。

蒙丹秋在城外下寓，安歇行李。日日到街坊閒闖，逢著徽州開鋪的，便去尋蹤問跡，並無音耗。一日無聊，到茶館中坐下，對座有一位客官，也在那裡飲茶。偶然問起他鄉貫，那客官恰是徽州大商。他也問蒙丹秋鄉貫，蒙丹秋答言廣東。他便說常年在廣東經紀，今歲才到此也。蒙丹秋見說在廣東做客的，□頓起，便把討娶小蠻之事，向他細訴。天下事□□，不期那位客官恰是討小蠻的叔子，聽見蒙丹秋□情有因，便道：「娶尊寵的，就是在下的姪兒。去秋□姪兒身故，尊寵又已改適矣。」蒙丹秋遂急問道：

「老客長，可曉得他改適在何處？」那客官道：「去冬改適，原是在下做主的，是一位南京朋友，也在此地經營，向與在下相知，他斷弦已久，要圖續娶。在下便將此女嫁之，甚是相得，已領回原籍去了。」蒙丹秋又細問道：「既係貴相知，其原籍住處，姓甚名誰，必知其詳，懇祈指示，咸德無涯。」那客官道：「他姓史號伯存，住在南京水西門內，問大莊上便是。你若要去訪問時，可與在下攜一信去，竟說你係在下的親戚，便可乘機而進，得見尊寵之面，亦未可知。」蒙丹秋感謝道：「邂逅相逢，荷君熱腸提挈，誠所謂今日得蒙高擢起，免教常在暗中行。古人高誼，於君再見之矣。」便喚酒保，整設肴饌，對酌談心。一面取過紙筆，寫書附候。盤醒半日，各自分手。回寓，蒙丹秋即忙收拾行李，明早往南進發。

行□月，望見鍾山高峙，寶塔凌空，分明小蠻就站□□，恨不得馬生八足，霎時進了聚寶門，權在□□□下。明日用過早膳，帶了書信，便打從水西門去□□。可笑老天偏要捉弄癡情人，空中湊合出一段奇□。在吾輩胸中瀟灑，看得情字極淡者，當其奇緣適遇，尚難跳出圈子；何況在情字中著魔者，不憚數千里奔馳，眼巴巴要求見所愛之人，而所愛之人恰從數千里外，同文君之新寡縞衣素裳，裊裊婷婷，剛剛數面，焉有不神魂飛蕩，喜殺曠夫者哉。那日說蒙丹秋兩步做一步，趨行到水西門內大街上，轉過東首，果然見一座大房子，八字牆門，十分齊整。方要動問在近居民可是大莊史家，可見一個少年女娘，正立在牆門之側，姿容美豔，孝服鮮新。心上好生疑異，便走近前去觀看，恰是所愛之人。又驚又喜，一雙腳不覺直移到女娘身畔，深深唱個服喏。小蠻此時分明如夢中相會，不知是假是真，是人是鬼，驟然得見，疑從天上掉下來的，那裡還肯割捨？一隻手忙攙□，不問短長，徑攙他到裡面去。如拾著了寶貝的□快活。

蒙丹秋此時心雖喜悅，卻又反生疑□□見他丈夫不好意思，況在異鄉，孤身隻影，擅□□人家，安知他家裡人沒有說話？倘然惹出事來，□能圖此女之歡？或反受此女之累，盡未可料。不覺□小鹿兒心頭撞，只管畏縮不走。小蠻心知其意，便道：「你放在了膽，隨奴進來。奴有許多話問你。」蒙丹秋方略略寬心，直隨到其外房坐下。小蠻便喚丫鬟點茶，婦女們備飯，自己陪著舊主翁。開言問道：「天涯遙阻，何由到此？又何故獨自在此門首探望？可細說與奴知道，休慮著這裡有人窺聽，不肯直說。」蒙丹秋道：「自從佛奴將你轉賣，我便待之甚疏。他終日憂悶，患病而死。多少人勸我再娶，我一心想念著你，立誓不從，訪知你嫁了徽商，隨往臨清，我便拋棄家業，特到臨清尋問，並無蹤影。後來在茶館中遇一徽商，就是你丈夫的叔子，因他細道其詳，方知你又轉嫁南京。我便星夜趕到此地，冀圖一見，雖死甘心。何期天幸緣湊，適值你在門首，得以在此重聚，真三生奇遇也。但□為著你離鄉背井，數千里跋涉而來，怎能個從□裡外，和你雙雙回去。不見猶可，見了你愈覺□□。」一頭說，一頭撲簌簌掉下淚來。小蠻道：「你且□□，聽奴細訴衷腸。奴當初本意，原指望一竹竿到底，□著你，不想大娘將奴立刻趕逐，員外將奴遠配徽州，無非要斷絕後會之路。那徽商將奴帶往臨清，中途感冒風寒，才到得臨清兩月，遂爾捐館。奴那時便想，你在廣東，就可圖個機會，和你重圓。無奈各天遠隔，書信難通。每向南雲大哭，無有知我心者。後來他家叔子主婚，□將奴配與只後存，其人向有血症，同奴回到南京，在牲口上撲心一跌，血症又發，今年春初，痛其長游。倏忽已及半載矣，苦無子息，家業重大，奴目下雖權自掌管，婦人家究竟幹得何事。也有人勸奴坐產招夫，以保家業。奴實自悲命薄，既生離了你，又連喪兩夫，未卜終身，作何結局。鎮日愁苦，臨妝感歎，漸爾消損成疾。再不想今日得與你相逢，你又喪了大娘，孤身無托，天上舊緣，人間新喜，恰似鬼使神差，巧成作合。你今夜可就歇息在此，先酬了數千里訪尋之願，明日奴當整筵設席，遍邀親鄰，明告□□之意。待眾人作個證見，好把家業交付。但願□我失身兩姓，慨然俯就，□□別生推托，□□情真愛。」蒙丹秋聽了這□話，六腑五臟沒有□脈中不通暢快活，非但燥其脾胃，開其心花，且得□瀉其腎火而已也。禁不住拍掌大樂道：「快活，快活，佛奴乾做了閒冤家，我和你依舊得相逢，可見天是有眼的，無情者死，有情者生，只有人負了人，再不見天負了情。但看今日這段奇緣，豈非天意？我若嫌你失身於人，怎又肯拋家來尋你？」小蠻道：「今日一言既出，日後休得改變便好。」蒙丹秋道：「老蒼在上，我若有改變，此生不得還鄉。」小蠻見其罰誓，方信是情真意厚，歡然置酒洗塵，開懷暢飲。酒興發作，等不及日色西沉，便相抱上牀。曠夫鰥婦，久疏敘闊，好不濃熱也：

一個是舊情人重尋舊穴，一個是新寡婦再理新法。美津津顛鸞倒鳳，喜孜孜覆雨翻雲。臉相偎，舌相含，訴不出長途愁緒；臂兒枕，腰兒抱，消不盡別後恩情。正是歡濃嫌放短，戰罷恨天□。

從來說新娶不如遠歸，他們卻是□來強如新□，□抱不□，直睡到日午方起。小蠻忙去整治酒□□，邀請各位親鄰。不多時，親鄰齊集，通向著小蠻□□。隨請蒙丹秋相見，各各相見畢，樂工使大吹大□蒙丹秋出位定□。蒙丹秋欣然作主，鞠躬把盞，曲盡東道之禮，與眾親鄰極其歡洽。夜半始散。明日，從親鄰劇分作賀，重整筵席，推蒙丹秋坐了客位，以表慶賀之情。明日，蒙丹秋又自備答席，酬謝眾人。一連吃了三日喜酒，外邊人哄傳道：「史家娘子新接了一個丈夫，說係監生出身，家裡頗有基業，如今做了掌管替頭，可不辱沒了體面？」紛紛議論，吹入蒙丹秋的隨僕耳中，悄悄地報與主人知道。蒙丹秋為情所迷，只圖眼下快活，並不別生疑

慮。

那知住了數天，一日睡尚未起，見丫鬢們慌慌張張走進房來，報導：「國太即刻到莊，大娘可快起身梳洗。」小蠻披衣不迭，手忙腳亂。一面梳洗，一面喚人打掃廳堂，一面推蒙丹秋快穿了青衣小帽，到莊外迎接。吩咐要遠遠下跪，到廳堂前又要階下叩頭。蒙丹秋茫然不解，扯著小蠻道：「國太何人？來做什麼？何故也要我更衣迎見？」小蠻道：「此時不是講閒話的，且依著我迎見過了，與○○情由。」蒙丹秋見小蠻先換了青衣，急忙要到○○候，只管催其同去。無可奈何，只得依其更換○○雙走出堂前。早聽得吆喝之聲，漸近莊前。莊丁○○傳報導：「國太到了，快去迎接。」小蠻恐蒙丹秋遲延誤事，一隻手扯定同行，分明乳娘攬著小孩子一般，不由他做主，扯到莊前便跪。蒙丹秋舉頭觀看，但見：

〔車並〕車繡幔，衛擁虞侯，執拂○○隨侍女，置一頂彩鳳金黃蓋，擎兩麵龍令字牌。卻疑王母降瑤池，原來世婦排仙仗。

卻說一乘大轎，整面儀從，直抬到堂中歇下。捲簾下轎，乃是一位雪鬢老夫人，端然坐在正中間一把交椅上。小蠻緊緊扯著蒙丹秋，一齊在庭前叩首。叩了四個響頭，堂上傳呼道：「起來，國太有話吩咐。」小蠻才敢站起。侍衛們喝蒙丹秋俯伏階下，止喚小蠻上堂候命。小蠻又叩首獻茶，國太乃開言吩咐道：「聞你新接了丈夫，甚為可喜。又聞即係你的舊主兒，更○○心得下。今日我特來，把莊上帳目親自交盤。」○○無差誤，便喚蒙丹秋上堂，左右喝聲跪下，蒙丹秋○○於勢○○垣赫，雖毫不知頭腦，卻安敢不跪，跪○○，國慶定睛觀看一回，方令左右取過冊子來，○○付，內開田產糧米之數，約有廿萬餘，交付明白，○○蒙丹秋叫什麼名字，小蠻代為稟話道：「他叫做蒙丹秋，原籍係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監生。」國太道：「這所在房，積祖是姓史的掌管，不想你丈夫身故，既無子息，又無門房族姓，你如今續了新夫，還該照舊姓史，以見接替舊人之意。我就改喚他做史蒙秋，賞其花紅銀二十兩，明日可寫一身契進府，以便造入掌管姓名冊內，聽候不時呼遣。」小蠻應聲曉得。又喚蒙丹秋叩頭作謝。國太即便起身上轎，小蠻又扯著蒙丹秋先趕出莊門，跪在道旁叩送。左右喝聲起去，才敢回身到內。

蒙丹秋活像一泥傀儡，但憑提線者牽來拽去，心下鶻突異常。正要細問，小蠻只見堂中濟濟而立，卻就是前日作賀的一班親友。見了蒙丹秋夫婦進來，都上前作揖致謝，各自捱齒坐定，上首有一○○者開言道：「前日我們進府稟知，國太說大嫂○○兄，國太不勝喜悅，所以今日親來交割帳目，○○我們到莊，公同作眼，要蒙兄寫一掌管身契，○○在這裡相候，」小蠻道：「前日續婚，原出意外，其○○情，尚未與他說明。待我今晚細剖情由，方好令○○契。列位伯叔，可從容到明日罷。」那年老者不覺失笑道：「日來果然正務甚忙，那得閒工夫講這閒帳，但國太有令，刻難遲緩。大嫂既不曾說明，如今待在下說明了罷。」蒙丹秋道：「小弟實為不解，願得詳示。」那年老者道：「這所莊房，乃開國功臣魏國公府中建造的，積祖就是史家掌管。今春史伯存亡故，國太憐念累世大馬，不忍更移別姓，所以吩咐大嫂，招夫頂代。國太就是俺家大老爺之母，大老爺現今在朝，府中一應事體，都是國太主張。老兄，你既願入贅，又親受交盤，寫立身契，也是不費詞說的。」蒙丹秋聽了這話，驚得目瞪口呆，如夢中推醒，忽然跌腳捶胸，指著小蠻道：「你好誤我。」小蠻道：「你上門來尋我，我怎麼誤你？」蒙丹秋道：「我上門來尋你，本是一片情鍾○○陷人坑來，活埋我，可叫得有情女子麼？」那年老○○中解勸道：「老兄，豈不聞古語雲，生米煮了熟飯，○○大嫂，卻也遲了。」蒙丹秋道：「列位老哥不厭污耳，○○弟細訴衷腸。這小妮子是小弟家中之婢，為因○○室不容，變賣遠方。小弟曾與此婢有生死之約，○○繫念，妄想重圓。不棄家尋訪，訪到金陵，適於門首相遇，此時驚喜欲狂，未及詳詢根由，遂為此婢所愚。匆忙作合，弟雖失於情癡，然此婢不應相欺，將小弟一個清白書生，猝地陷為下賤。既已受其捉弄，生米煮了熟飯，弟也沒有別樣計較，或投繯或赴水，尋個自盡便了。弟之始念，只指望飄萍再聚，雙還故鄉，不想今日他竟做催命冤家，使我枉作他鄉之鬼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那年老者道：「你真還是書呆子氣味，你且聽我講來。今日失身府中，因他在前不曾說明，怪不得你埋怨。但大嫂既向係你家婢子，明明是下賤之人了，你是堂堂一主翁，豈少個不下不賤之人與你婚配？你何苦遠方跋涉，立意要尋婢子會合？既情願與婢子會合，這下賤二字，你自家尋討的，卻埋怨○○來？難道也是他不曾說明出身麼？莫怪我說，○○觀舉人進士，猶如蟻蟲一般，區區監生，何足○○們子弟，也有多少進學的，也有多少援例的，○○學，還有十倍足下的在那裡。文墨相知間，未○○人欽敬，豈因屬身府中，一概以下賤相待？況監生○○算不得高作，掌管也算不得低微，你也休得妝腔推調，我還有一句頂門針，喚醒了你。既娶了府中的婦女，身契寫不寫，總則是我府中人了。」總得蒙丹秋垂首喪氣，沒有半句登答，呆呆對著眾管家坐下。眾管家道：「老蒙，你還是寫了身契便宜。若不寫時，你無媒苟合，少不得要坐你一個流棍姦淫的罪名，送到當官，用刑推問。你那時監生的職銜，換得個配軍就穀了。請你自去算計，還是做配軍好，還是做掌管好？你若到配軍的地位，史家大嫂又未必屬之於你，可不是賠了夫人又折軍？」滿堂人都哄然笑起來，道：「好個賠了夫人又折軍！」

眾人撫掌笑，蒙丹秋掩面哭，左思右算，卵石難敵，若到官府，必然敗壞，只得依著眾人，含淚寫契。契上語句，都是那年老者口授，蒙丹秋○○氣得頭昏目暗，二來胸中文理欠通，惟有依○○蘆，不曾更改半字。其契云：

立投身文契：

蒙丹秋係廣東南雄府，保○○因流落無業，情願投身徐國府為義男○○配舊掌管史存之妻雲氏為室，即著頂管○○一應帳目，俱已承領接代，並無盜逃差誤等情。投身之後，隨即改名史蒙秋，應役府中，不敢違逆。如有抗犯，家法官法，聽憑處治。此繫心願，非逼，恐後無憑，當日眼同眾掌管立契是實。

寫完，眾人就喚其書了花押。又喚小蠻也畫一十字。眾掌管通換押字，立刻就送到上元縣去鈐官印。一齊去回覆國太。蒙丹秋又折了四個響頭，然後回莊，悶吁吁坐在房中，只管哭。小蠻對他只管笑。小蠻指望把笑來解他悶，可憐史蒙秋悶尚未解，不想那隨來的家人也來灑落他道：「主人，主人，你一心要婢作夫人，誰知身為季布，你也算得情鍾之鼻祖了。」這幾句話，被他說得刺心刻骨，史蒙秋又羞又悶，又要尋死。過了一夜，卻被小蠻弄入忘憂穴中，○○不能死又相之矣。注曰：相，猶言助理府事也。○○之為害烈矣，可以使人失身，可以使人喪恥，○○人絕妻子之愛，可以使人棄祖宗墳墓而甘○○，使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，而任人訕之，○○能出一語，以解也。可笑亦可痛矣。寄語吾輩○○輕言情鍾。

天許生評曰：

惟其史蒙秋，所以做了奴才，然若像了史蒙秋，連奴才亦做不來也。或笑雲如蒙秋者，只好原做本來職銜。末一結須著眼。